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

周 腾 虎 日 记

周腾虎 著 肖连奇 整理



凤凰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周腾虎日记

周腾虎 著

肖连奇 整理

本辑执行主编 彭国忠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周腾虎日记 / 周腾虎著 ; 肖连奇整理.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9. 6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六辑)

ISBN 978-7-5506-2954-7

I. ①周… II. ①周… ②肖…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近代 IV. ①I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2074号

- | | |
|---------|---|
| 书 名 | 周腾虎日记 |
| 著 者 | 周腾虎 著 肖连奇 整理 |
| 责 任 编 辑 | 樊 昕 |
| 装 帧 设 计 | 姜 嵩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com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0.875 |
| 字 数 | 283千字 |
| 版 次 |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954-7 |
| 定 价 | 60.00元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57572508)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题辞

知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
知音，千載其一身！
知音——今讀新編稀見史料，
利，真有治學知音之感。

傅璇琮識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題辭

殫精竭慮旁搜遠紹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
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徵君周先生遺象

陽湖後學張城謹摹



周騰虎像

入文集

平賊策

代祝恩作止

此三月不必計

此三月不必計

四月初一日祝桐君將謁奕中堂幕府為平賊之策

時在寓居北平齊中因印案以拉雜書之

又條均保、現在大江南北進剿各師事權不一統統率宜今天

下、海力必帥往修、左翼往廬州、右翼往秦州、相機應

書存、海、勦、肉、肉、窺、突、其、圍、攻、揚、州、各、師、統、師、部、知、機、本

軍、統、往、送、教

江、南、各、軍、心、係、師、大、帥、統、統、一、軍、往、某、物、桂、崇

江、中、為、流、梁、一、道、安、土、映、錢、到、太、炮、防、賊、飛、風、氣

大、軍、國、太、平、一、帶、流、得、內、初

一、軍、往、園、山、於、大、港、三、口、為、所、果、一、道、安、土、映、錢、到



丁巳甲寅元旦時早同直南面墨海墨館
逢遇階階對進六合禁設一本常人修習力
跡此種載中外通事并及泰西各報中同可
此山至墨海者係計瑞夷人未遇過欲藉為
設低宜過供口至夷人各處館閱覽者若此
得晚遇徐銀亭形居果以源諒飛沈黃
山銀亭及吳崇石瑞恩各夕相和談英恒三叔
銀亭嘉嘉人各昭昭字係球軒雲玉上海有
咸豐元年即識一壬午校分益侯夫人忠實
有侯家然校不欺愛有姑翁形梅康字一也
飲合器用咸備朋好至者不令主客朝夕和
合是幸也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

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

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哀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勛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 言

清朝道咸以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迭起,翻搅时局,遂成内外交困之势。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士人亦多被广而深地裹挟、卷入岌岌危局之中,惘惑、惶恐而四处奔走,急思有利于世。涌现其中的一些名士、奇才,曾游走、抵掌群帅间,声名甚藉,而由于他们多是幕僚,终致名声不显而被后世长久地冷落,以至遗忘。就此而言,《周腾虎日记》记录、反映了那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相,也写照、勾画了那一历史时期清政府、督抚疆吏、江南士人和太平军的众生相。日记作者周腾虎常以名士自居,尝以“有王来取法,无佛处称尊”署其门,当时路过或拜访者无不倒屣而迎之,而这一赵烈文眼中的“奇者”、曾国藩口中的“异才”,身后经历的却是一百五十馀年的静默和沉寂。

周腾虎,原名瑛,字韬甫,又作弢甫,号抱一老人,江苏阳湖人(今属常州)。生于清嘉庆二十一年九月初七日(1816年10月27日),卒于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三日(1862年8月18日)。周伯恬(字仪玮)第三子。诸生,候选主事。幼负异禀,李兆洛目之为“奇童”。道光八年(1828年,13岁),父任宣城训导,与旌德训导、今文经学家宋翔凤诗酒唱和,陪侍左右。十一年(1831年,16岁),作《雨晴游城南》诗一首,现存所见诗自此而始。十三年(1833年,18岁),应童子试。十五年(1835年,20岁),入县学。道光十七、十八年(1837、1838年,22、23岁),逗留赣州,娶江西南赣兵备道赵仁基之女、赵烈文之姐赵慧媛。二十二年(1842年,27岁),因鸦片战争而夷警四起,举家避居阳羨(今江苏宜兴)。二十三年(1843年,28岁),侍父赴选入京,被誉为“大小苏氏”。二十五年(1845年,30岁),陕抚邓廷桢为之周旋,父移

官凤翔知县，随侍任所，襄助政务。二十六年(1846年，31岁)，父七十而下世，受新任陕抚林则徐赏识，欲招之入幕，以父归葬而辞。二十七年(1847年，32岁)，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约之同赴云南，以老母留寓谢却；遂荐于张集馨(代理陕西按察使，时升四川按察使)，应邀同赴成都。二十九年(1849年，34岁)，东下，客授江西广信知府史致谔署衙；继而返里，厌薄科举，常游江浙府道间，慷慨而论天下事，于两淮盐务，颇多见解。两江总督陆建瀛信而任之，使之业盐，集商为倡，不到一年，致数百万。不久，太平天国兵起，天下大乱，盐务大败。咸丰二、三年(1852、1853年，37、38岁)，结交“平生益友”金安清；刑部侍郎雷以鍼帮办军务，为清军江北大营筹措军饷，“闻其名，召与计事”，与钱江共同倡议，创设厘金制度。四年(1854年，39岁)，上书浙江巡抚黄宗汉，建言解太平军新安之围，终不能用。五年(1855年，40岁)，赴江西，入曾国藩幕，受命与郭嵩焘一起赴杭，办理淮盐浙运事宜；行前，向曾引荐赵烈文。六年(1856年，41岁)，御史宗稷辰以“策议深沉，才识过人”，与左宗棠同荐于朝廷，征召入都，又以母亡而不得成行。七至九年(1857—1859年，42—44岁)，奔走江、浙、沪之间，与王有龄、徐有壬、何桂清、和春、宫保等晚清重臣，以及王韬、龚橙、李善兰、莫友芝等名士交游往来。十年(1860年，45岁)，苏城陷时，为当局擘画兵事，募集乡勇，几以殉身。受札委办嘉兴团练，辗转而至崇明、上海，拟纠合义旅，号召洋人，抗击太平军，为保全东路计。十一年(1861年，46岁)，访胡雪岩。进谒林福祥，一见如故。拜见左宗棠。间关赴皖，再拜曾国藩，以“疏通知远，识趣宏深”再荐于朝，诏命察用。同治元年(1862年，47岁)，赴沪催饷，购办洋船、洋枪、洋炮，联络借助洋兵，往来淞沪、皖南之间，不少休息。而廷旨以“其人长于持论而心术不端”责问，接连不得志，感疾而卒。

周腾虎所著《餐芍花馆日记》(十四册，不分卷)、《秣营琐记》(一册，不分卷)稿本，均藏于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前者一千零三页，二十二万馀字；后者八十一页，一万六千馀字。该二种日记，收入中华全

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5 年影印出版的《太平天国稀见史料三种》。其中,《餐芍花馆日记》内有《乐天居日记》《达绸缪斋日记》,赵烈文于清同治五、六年(1865、1866 年)审校并题跋。所记的是咸丰二年十二月至三年四月、九月至十一月,七年元旦至十二月十八日,八年元旦至除夕,九年七月初三至十二日,十年十月十九日至十一年除夕的日记,记述有断续,详略不一。影印版前言中,对于部分日记的起讫日期,间有不准确处。据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二日(1860 年 12 月 23 日)所记,“今年苏州城破,所携书籍数十百种尽弃焉。最可惜者,两年日记三本及朋旧书均弃焉,殊可惜也”。又,十二月廿二日(1861 年 2 月 1 日)“余旧有汇及三江说之篇,录于去年日记本中。今年吴阊城破,弃于舟中”。可见,咸丰九、十年日记所缺的部分,多半是作者在流离辗转之中,迫不得已而遗弃的。周腾虎处身太平天国之乱,却常能保持书写日记的习惯,以此留下了对社会时局、周围人物(尤其是晚清重臣、名士)的观察和记录,也留下了对清王朝命运的忧思、对太平天国走向的预判,更留下了对江南地域这一特定空间、江南士人这一特定群体的切实映像。后人藉此可以管窥近代的中国在这段历史长河中,是如何在内忧外患、中西交冲的催迫下踉跄而行的。

至于《秣营琐记》的记述日期、内容,据《餐芍花馆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九日(1859 年 1 月 12 日),“伯韩即先行赴秣陵大营。余欲稍待眉生,遂未与偕”,十六日“起岸,赴金陵大营”,十八日“行廿里至小水关,又三里至营”。又,据《秣营琐记》文末,“余自五月十九日,偕兰垞辞营”,“至七月六日始返毗陵,始知和帅于六月廿八日来常州,与何制军计事。邓君子楚在常,言余去后营中各事甚悉,约略记之”。由此可以推见,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八日(1859 年 1 月 21 日)至九年五月十九日(1859 年 6 月 19 日),周腾虎身在江南大营,而《秣营琐记》则是七月六日(1859 年 8 月 4 日)后,根据自己的亲闻亲见,结合邓尔晋(字子楚,邓廷桢第四子)的叙述,追忆、补记而成。首记江南大营中文武官员的籍贯、官阶、升迁经历,并对这些人物的性格、行为

做出个人评价。对主帅和春、副帅张国梁、帮办军务许乃钊、翼长王浚、文案萧盛远、姚承舆等，刻画、描述尤为详细和生动，由此可观清军内部统帅间的关系、官员任免、军营起居、军纪阵容、作战要术等内幕要闻。诚然，此种闻见明显地带着作者的一己之好，也同样明显地夹杂着作者的一己之恶，并因之而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偏颇和走形。然而，其中的诸多弥足珍贵处，不会、也不该因此而被遮盖和弱化。

可以说，日记影印版的见世，对于关注和研究周腾虎这一人物、保存和利用这一稀见史料，功德甚伟。然而，由于原稿为草行并书，加之涂改、圈划、残缺，辨识难度极大，使用多有不便。此次整理，合《餐芍花馆日记》《秣营琐记》而为《周腾虎日记》，以图彰显作者之名，并努力呈现一个真实、鲜活而复杂的乱世奇才形象。在此过程中，新见的史料，如曾国藩书信、左宗棠诗文，厘金制度的创始，曾国藩购置轮船与清廷之间的交涉，以及江南地方士绅对太平军的疏离和对抗等，也许可为有关研究提供新的材料、新的视角。这种拾“新”而迎“新”的感动和愉悦，着实为漫长、苦涩而又常有焦灼、困顿的整理、发现之旅，平添了些许怦然心动的调子，同时也激发出一种“新”的热情：继续整理、点校周腾虎《采兰斋诗》（两卷）、《餐芍花馆诗》（十卷）、《先德小识》（一卷）、《餐芍花馆遗文随笔》（遗文三卷、随笔两卷）等存世著述。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一连串简单却深沉的谢意：感谢主编彭国忠教授的不弃，感谢责编樊昕的精琢，感谢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孙中旺的温厚、卿朝晖的博才，感谢敬鸿章兄的首轮校读，感谢杨国强教授的三番督促，感谢爱人朱继红的无限担当和牺牲，感谢单位领导、同事和诸位亲朋的理解、宽容和陪伴。本书能有今天的样子，他们缺一不可。当然，囿于个人学养、识见有限，如有任何错漏、讹误，责任全在自己，也悉请读者、方家不吝指正。

肖连奇

2019年3月19日凌晨于闵大荒